

品德善良的“七仙女”

□张小萍

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是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代表作，她所塑造的“七仙女”形象脍炙人口，深入人心。我在主演《天仙配》中的“七仙女”时，除了高山仰止般对严凤英老师的表演艺术全力继承外，还有意探索如何塑造出一个新世纪的能够让广大观众理解并接受的“七仙女”形象。

严凤英老师在塑造“七仙女”这一形象时是这样理解的：“七仙女”是个神仙，按理也要从神仙的角度给她分析一番。神仙我没见过，也没法见到，但是我可以把她按照人的思想情况来处理……我想她能从天上跑到地上，又敢当面向一个陌生的男子主动地提出婚姻大事，并且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打动董永，难住刁恶的傅员外……那么，她一定是个既大胆又聪明，既热情又能干的姑娘。”这固然没错，如果要让现代人接受“七仙女”，还必须着力在她的“善良”上下功夫。因为她的善良，她才极富“同情心”，她才能无怨无悔地爱上忠厚老实的青年农民——董永。

确定人物定位，关键还在于塑造。用外化、物化、对象化手法，把生活中自然流露的，无拘无束的，甚至是难于用逻辑语言表达的情感，转化成为鲜明可感的，舞蹈意味很浓的形象，是戏曲的表演最常用的手法，也是达到形神兼备的重

要途径。我在塑造“七仙女”这一人物形象是非常注意运用“三化”手法。在“鹊桥”一场中，我用了大量的“外化”的舞蹈语汇，着力塑造的是“七仙女”的纯洁和朴实，这种美好的性格基质，赋予了她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对弱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这为她见到董永“卖身葬父”的惨状时，对董永产生深深的悲悯打下了基础。因此，当众姐妹们充满好奇地欣赏人间桩桩奇景时，她的表情却是那般凝重。在“分别”一场中，我也非常注意用“爆发力”极强的外化动作和唱腔把“悲剧”的色彩推向高潮，也把“七仙女”的“善良”品性推向完美。“七仙女”从高高的象征着升天之路的台坡上挣脱天兵天将，悲痛欲绝地匍匐在昏倒的董永身上，如撕云裂帛般唱出：“董郎昏倒在荒郊”的大段唱段，这时候，她明知自己上天之后也将受到惩罚，但她却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命运，却在为董永今后的境遇担忧。她在为未能彻底帮助董永而愧疚，这样善良的女性怎能不让人喜爱？

“善良”是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这种品性也是跨越时代的，是人类社会永远继承的美德。因此，“大胆又聪明、热情又能干”加上品德善良的“七仙女”才能为现代人理解和接受。

「反串」不易

□严桂兰

“反串”，众所周知，几乎是中国戏曲的一大特色，最初国剧都是男性演员扮演女性，而越剧、虽然已经有男演员登台参演，直至如今仍是以反串为主。已故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与而今健在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女士都是反串的典范，他（她）们反串过的许多艺术形象与同性演员演同性角色相比总是别有一番神韵，带给观众无穷的回味。

多年来，我在黄梅戏移植剧目《王老虎抢亲》一剧中反串周文宾一角，才深知反串并非易事。我不是特定的反串演员，平常练的都旦角功，而《王》剧中的周文宾是一个才子，首先就要求我有饰演小生的基本功，唱腔、道白也都要男性化，身段上既要克服女性应有的轻盈婀娜之“柳”态，而要塑造一种既张扬又沉稳的“松”韵，此中我认真研究过徐玉兰前辈扮演的“张珍”与“贾宝玉”，暗中模仿，但因周文宾这个人物是一个机智胆大，重义重情的风流才子，既不能模仿“张珍”那种“憨厚”与“痴”，也不能模仿“贾宝玉”那种“天真”与“稚”，我决定塑造一个文质彬彬、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周文宾的最初亮相是与他的好友江南才子祝枝山会面，我的第一句道白是三个字“枝山兄”，这一句道白我说得响亮而热情，且音色浑圆，然后一撩褶子与祝枝山一同稳稳落坐，再报以一笑，自由而轻快地完成了二人愉快相会的戏剧场面。《王》剧的主要情节是周文宾对王老虎之妹早有爱慕之情，但难得与王秀英见面，正巧王老虎强抢民女，周文宾便乔装成女流故意让王老虎抢到府中，进而达到与王小姐相见的目的，也正是这样的情节，却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因为当我在表现周文宾假装的“许大姐”时，如果简单地运用我演旦角的基本功那反而失真，那就不是才子乔装的小姐了，所以，我在乔装的情节中有意表演出一种“笨”与“拙”、真真假假，分寸掌握在似与不似之间，吸收一点彩旦表演手法，适当夸张而不过火，收到了一定的喜剧效果。“绣楼”那一场，周文宾与王小姐同处一室，我在与对方传递眼神与轻轻牵动王小姐的水袖时，都着力传送一种男性的魅力，无形而“忘我”，忘记我是一个女性演员。

未曾想到我这个反串中含反串的周文宾一直演出至今，虽然我很难了解到观众对我的“反串”表演评价如何，但有一点我心中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反串不易。